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十一節

傻英雄一聽要擗，將擗向地下一橫，答道：「沒拿來呀，在鏢局子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方才你還拿著呢，趕快還人家。」九頭獅子孟二俠道：「小冤家，你三大爺說話，你都不聽啦？給人家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管我的太多，沒法子，給人家吧。這幾天我在鏢局子睡覺都抱著擗，九尺多長，真好使。」金龍萬不得已，將擗向當中一扔道：「再搶過來可就不給啦。」這一擗，將鋪地的方磚砸碎好幾塊。大少寨主勒了勒皮挺帶，趕奔近前，拾起龍頭擗，說道：「金龍敢與大少寨主比賽二百回合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只要你們山賊管吃，戰五百回合，小子。」閔士瓊叫道：「孺子且慢。」又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他們傢伙都重，倘若兵刃走了手，就許傷了眾賓朋。讓他們二人到山坡空曠之地比賽去。」勝爺捻髯思索：「作賊的沒好心，會用毒計。金龍本是愚人，怕他們山坡下有埋伏。」勝爺捻銀髯不語。

勝爺未及答言，銀龍走到勝爺跟前說道：「您怎麼不叫我孟大哥與大少寨主去山坡比賽呢？」勝爺仍不敢放金龍出去，怕被人家謀害。銀龍又轉到東廊下叫道：「孟二爺，如此如此，萬無一失。你老人家發一句話吧。」孟二俠遂站起身軀說道：「我的孩子，跟您的孩子不是一樣嗎？你老人家叫他去吧。」勝爺仍然不語，孟二俠說道：「閔老寨主，金龍是我的犬子，就叫他們去西山坡下比賽吧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可有一件您得擔保，二人比賽，兵刃出手，躺下算輸，不准傷害性命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遂叫道：「金龍，你與大少寨主比賽，兵刃出手，躺下，就算輸啦，不准傷害性命；如若傷害性命，我將你架火燒死！」金龍說道：「我明白，他要將我打倒下，也不許傷我性命。許我扒他衣服不許？」孟二俠說道：「那不在話下。」孟二俠不知金龍愛山賊的衣服。二人遂站起身形，大山賊說道：「走！」金龍說道：「不用橫，有你的樂子。」

二猛出離了西角門，夠奔後寨門，一開後寨門，嘍卒們俱都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大少寨主報告把門的頭目說道：「奉老寨主之命，我二人在山坡下比賽輸贏。」二人來到西山坡下，茂林深處，大少寨主道：「今天要立見輸贏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不用賣狂，君子打，小人打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沒聽說過。」

跳起來就是一擗，大英雄接架相還。二人都是力大絕倫，兵刃碰在一處，叮噹亂響，大少寨主力量小點，兵刃應手，孟金龍兵刃短點，是一寸小一寸巧；二人一位是金鍾罩、鐵布衫，一位是十三太保橫練。二人真是棋逢對手，降魔寶杵起處風雲吼，金鼎龍頭擗砸上神鬼驚。二人正在打得難解難分，就聽密林深處一聲喊叫：「孟金龍死期至矣，尚且不知！」此人身體七尺餘高，掌中虎尾鎗鐵棍，說道：「金龍你記得蓮花湖，你踹了寨主一腳？一腳成仇恨，晝夜記心頭。」列位，此人是誰？乃是蓮花湖的水八寨主鐵棍無敵將朱甘棠。由山坡上撞下來，亮虎尾三節棍擗頭就打。大英雄降魔寶杵向上一迎，嘩啦啦一聲響，大英雄又聽背後金鼎龍頭擗砸來，金龍轉身相迎，只打得地動山搖。二人打一個，工夫不大，金龍熱汗直流。這三個人的兵刃，金鍾罩都擋不住，打上就得破了，金鍾罩、鐵布衫，猶如不管事一樣。大英雄心中思索：「短命鬼小龍，你害了我啦。老山賊叫我山坡比武，三大爺不言語，你叫我三大爺說話，三大爺不說話，你叫我父親說話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見大樹上一人，腦袋朝下，離地三尺來高，一疊腰站起，說道：「黑心賊，你們又用詭計，倆打一個。」朱甘棠一看，認識是劍客，抹頭向南就跑。列位，劍客見金龍與閔德潤要往西山坡比賽，劍客就由天棚上走了，早到西山坡等著去啦，銀龍早看得明白，故此慫恿孟二俠，叫金龍應戰。且說朱甘棠向南就跑，劍客道：「猴崽子，我要叫你跑三里地，那算你本事大，我也不撒鷹放犬。」追出五七丈遠，劍客縱起來一腳，正踹在朱甘棠腰脊骨上，賊人身不由己，拋了虎尾三節棍，臥伏在地。劍客上前將朱甘棠按住，一掏腰，朱甘棠有飛抓，劍客將他捆上，左手提著虎尾三節棍，右手提著朱甘棠，轉身回來，將朱甘棠向地下一扔。金龍喊叫：「師傅，咱也爺倆毀他！」劍客說道：「我這大年紀，焉能倆打一個呢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咱爺們有理，我就說他們倆打一個，將我打急啦，我將我師傅喊來啦。」劍客一生一世就這麼一個徒弟，年老惜子女，人之恒情。您道，劍客為何不早下樹呢？皆因為叫金龍長長見識。劍客被金龍說得活動了心啦，一抖虎尾三節棍就是一棍，大山賊金鼎龍頭擗趕緊相迎，金龍後面叫道：「山賊，桿到後腦勺子啦！」金龍說道：「師傅，你身體矮，專打他腿，我個兒高，專打腦袋。」

師徒雙雙戲耍大山賊，真是害人如害己，山賊氣力不敵，轉身奔後山而逃。劍客道：「山賊跑了，完啦。」金龍道：「不行，我愛他的衣服。」劍客也是溺愛不明，跟隨金龍就追，追到後山又遇奇事，二猛要捉拿大少寨主閔德潤。

單表金龍在前，劍客在後，追過兩道山口，樹木交雜，現出兩條道路，西北去一條道，西南去一條道，金龍說道：「師傅你上西南追，我向西北追。」劍客說道：「傻小子，你追上他，你也拿不了他；我追上他，也不好拿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要追上他，我就喊你；你要追上他，你就喊我。」語畢，爺兒倆分途追趕。金龍向西北去追，追到後山，聽見山裡咯吱咯吱亂響，聞著有一股子血腥味兒。忽然又聽得猛虎發威的聲音，大英雄留神觀看，見一隻斑斕猛虎吃一個老太太，已將腿吃得剩下一半啦。這個老太太穿著一身藍布衣服，大英雄心慈，大聲喊道：「老虎別吃人哪！」老虎見有人來，惡虎捕食，奔大英雄而來，大英雄一伸胳膊，一口咬在胳膊上，金鍾罩咬不動，一揚右手的杵，掄起來就是一杵，這一杵正砸在虎頭上，老虎腦漿崩裂，大英雄一連又是三杵，將虎砸得紋絲不動。大英雄叫道：「老太太！老太太！」豈知老婆早已死去，呼之不應。

大英雄一看，老婆六十來歲啦，大英雄心中酸痛，說道：「跟我的老娘差不了多大歲數。」孟金龍不覺淚如雨下，轉身形奔南去了，可就將追賊忘啦。大英雄忽聽有人吶喊：「再來一號！威威，再來一號！」大英雄只聞聲音不見人，急奔聲音而去，見一道旱山澗，一丈多深，看見一位未遇時的樵夫，身高七尺半，短頭髮一寸多長，長頭髮挽髻，一臉的油膩，青布大氅，破爛不堪，青皂布的靴子，腰間掖著一把大斧子，一條大繩子捆著中腰，站山澗上面向外拉那樹枝子：「威，再來一號呀！喊，再來一號呀！」金龍喊道：「窮小子，拾柴禾呢！」打柴的樵夫一抬頭，見是大漢，方要招呼大少寨主，一看不是。金龍說道：「你這兒來，你這兒來。」打柴的樵夫繞到金龍這邊，大個愛大個，誰也不怪誰，金龍說道：「咱倆比比誰高？」那樵夫走到金龍跟前，金龍說道：「你還矮著一頭呢。你拾柴禾幹什麼？」樵夫答道：「賣了柴禾養活老娘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老娘是老婆婆嗎？」那樵夫答道：「是老太太。」金龍問道：「你老娘在哪住呀？」樵夫答道：「在北邊山環裡有一個石洞子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老娘死啦。」那樵夫說道：「你胡說。」

金龍說道：「不是胡說，你老娘叫老虎給吃啦，我救的時候，已經腿都剩了半節啦。」樵夫問道：「當真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你看看去呀。」樵夫聞聽，仰面大號了三聲：「娘啊！娘啊！老娘啊！」當時真是欲哭無淚。人要到了真傷心的時候，沒有眼淚。樵夫大號了三聲，向東就跑，金龍在後面跟隨。

列位，戰國時有吳起者，殺妻求將，那吳起幼時讀書，曾與他老娘說過：「孩兒日後出山，若不得高官，不能回家見老娘之面。」後來吳起遊學三年，未得功名，吳起回家，仍是白人，他的老娘遂說道：「你布衣還家，忘卻昔日之言乎？你再遊學時，不得功名富貴，休見為娘之面。」吳起又遊學在外，拜孟子為師。忽然有吳起之家人，報告吳起老娘已死，吳起聞聽，仰面大號了三聲：「娘啊！娘啊！娘啊！」然後進書齋讀書如故。孟子問道：「起何不奔喪？」吳起遂將與母所說之話，對孟子說了一道。孟子不悅，遂不以吳起為徒，因吳起不孝。後來吳起殺妻求將，可見其忍也。

閒言少敘，樵夫前面走，大英雄後邊跟著，來到老婆婆近前，那樵夫一見母親，雙手一抱，大哭：「老娘！你老人家怎麼這樣了？你老人家打山東逃到此處，為何遭此慘死？」那樵夫一旁哭著，一旁念叨，孟金龍也跟著啼哭。金龍心中暗想：「此人老母已死，必然身無著落，我何不將他收在鏢局子之中，作我一個膀臂？」孟金龍思索至此，遂說道：「傻小子，你哭幹什麼？為什麼不與老娘報仇呢？」此人答道：「我母已死，老虎已經被你打死啦，還報什麼仇呢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你是渾人。虎打何處來呀？你在

此山打柴多少日子啦？」樵夫答道：「一年有餘啦。」金龍問道：「你知道本山有一個大個嗎？」

樵夫答道：「知道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他叫什麼？」樵夫說道：「他叫天門白玉虎閔德潤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知道他因為什麼叫天門白玉虎嗎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嗎？」

金龍說道：「那是自然知道呀，他愛養老虎，才叫的那個名字。他方才在山上放虎，我說：『你別放虎，怕虎吃人。』閔德潤說道：『我們的山，我們要放虎，吃了人你管不著。』他就將虎放出來了，那虎出來就將你老娘吃啦。我去打虎救你老娘，已經晚了，將你老娘的腿都吃了一半了。」樵夫真是一個渾人，聞聽金龍這麼一說，遂問道：「你怎麼不將閔德潤捉住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他將虎放出來，他就跑啦。」樵夫說道：「好閔德潤猴崽子，我將我娘送到山洞裡去，我非找他給我老娘報仇不可！」金龍說道：「你找不著他。」樵夫說道：「此山我無一處不知道的，他跑到哪裡去，我都找得著他。」樵夫語畢，將他的老娘屍身一托，向北走去，又向東一拐，來到一個石頭洞，此洞四尺寬，六尺高，在洞外有一塊石板，四尺多寬，六尺多高。樵夫對金龍說道：「我每天打柴去，都將石板堵住洞口，今天我老娘嫌熱，不叫堵洞口，這山賊就今天放虎，吃了我的老娘。」說著話，將死屍托入洞內，出來時掌中拿著一對青銅獨角娃娃，長有二尺八寸，一條腿伸著，一條腿彎著。出了洞口，將娃娃扔在就地，一手提石板就蓋好洞口，拾起青銅娃娃說道：「我找山賊與我母親報仇。」金龍說道：「那是當然，總得報此仇。父母之仇若不報，那還算人嗎？窮哥哥，我幫你報仇。」二人遂往西南而去。

打柴樵夫腿底下還是真快，踩陡壁山崖，穿過樹林，來到一個山峰之下，清風涼爽，樵夫叫道：「大哥你看，此處是山賊歇涼之處，誰都不知道，就是我知道。我去找他去。」原來，這個大山賊歇涼之所，有一塊臥牛青石，石匠給鑿的，可以容下一個人去，躺在上面正好乘涼。真巧，挾山太保閔德潤，被劍客與金龍戰得熱汗直流，果然逃到此處，冤家路窄，就碰見了樵夫。這樵夫由山上下來，進了樹林中，來到閔德潤面前。

閔德潤一看，認識是本山打柴的樵夫，那知道樵夫一見山賊，分外眼紅，用青銅娃娃點指，一聲怪叫：「好山賊呀！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你別喊。」樵夫說道：「我不喊，我來問你，你玩什麼不好，單玩小老虎？」大少寨主問道：「什麼小老虎？」

樵夫說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青銅娃娃舉起來就打，大少寨主一看來得太猛，翻身坐起，站起來拿起金鼎龍頭擗，二人就打起來了。樵夫是有病才好了不多的日子，與山賊戰了幾十個回合，熱汗直流。金龍在旁喊道：「山賊不通情理，放虎吃人，還跟人家動手。窮哥哥不要發慌，我幫你捉拿山賊。」二猛戰一猛，大山賊就要被獲遭擒。金龍降魔寶杵鳳凰單展翅，照山賊面門打去，樵夫用漁翁搬轆式，奔山賊砸去，一對娃娃上下翻飛。閔德潤虎口發酸，金鼎龍頭擗虛晃一招，奔西而逃。樵夫後面追趕，金龍喊道：「窮哥哥，可別叫他跑了！我幫你追，我必要全始全終。」追出有二里之遙，迎面有一個山頭，四週圍高，當中窪，山賊站在山頭之上，將擗一橫，滾下山頭，「撲咚」一聲，落水而去。

樵夫痛哭道：「殺母之仇不能報了。」金龍問道：「窮哥哥為什麼哭呀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不會水。」金龍問道：「此水通到何處？」樵夫說道：「這是一個死湖，下大雨時高處的水流下來，都存在這裡。周圍一里餘地，兩水大的時候，總有二三十丈深，兩水小的時候，也有五六丈深。我時常打這路過，在此洗手洗臉。」金龍問道：「窮哥哥，你念過書嗎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沒念過書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他好比入釜之魚。窮哥哥你看，我下水捉他。」樵夫說道：「你會水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到水裡那算到咱家啦。」金龍坐在山坡之上，將頭巾絹帕摘去，脫了靴子，褲子襪子也都脫去，將皮挺帶一卷，腰帶子解下，大皮兜子一抖，嘩啦啦一聲；將龜背駝龍抓抖出來。樵夫說道：「你會打龜背駝龍抓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那是咱拿手的戲。」樵夫長歎道：「此乃我家傳的武藝。我母子病在招商店，欠下飯錢，店主人將我母子趕出來，我攙扶著我的老娘，出店兩天沒吃飯，將龜背駝龍抓賣兩串多錢，我娘吃了一頓飽飯，我吃了半頓飯，只落得尋茶討飯，哭了兩場，這一對銅娃娃沒捨得賣。你將這抓送給我吧。」金龍說道：「窮人見東西就愛，你會打嗎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沒告訴你是咱家傳嗎。」樵夫遂將絨繩抖開，一抖抓環子奔樹枝抓去，將抓帶回，手持鋼環子。

大英雄一看，說道：「抓的真有門，等拿住山賊咱再商量。你母已死，你也沒掛念啦，我將你帶到一個地方，每天酒肉管飽。」

金龍說著話，又將皮挺帶也解開啦，說道：「我高了興啦，爽得都脫了吧。」脫了個赤條條，滾下水去，石頭鋒紮在上一個白印，大英雄下水奔山賊而去。人在水底下得緩氣，水皮上必冒泡。金龍明白水性，奔水泡而去。大英雄一托水一丈餘，四托水到了湖底，開目視物，大英雄看一丈四五。大山賊也就是覺一二里地遠，在水底直向上漂，用手一托水，再向下落，閉著眼睛面朝南，金鼎龍頭擗在左腋夾著。大英雄看得明白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將他的龍頭擗先盜走再說。」正在此時，大山賊夾著擗太重，可巧放在旁邊了，大英雄可得手啦，將擗拿起，先放到水邊，又覺到離山賊六七尺遠，大聲一喊，山賊伸手拿擗，擗已不翼而飛，山賊托水向上就起。大英雄容山賊方才露出頭來，在水底下將山賊腿腕子捋住，向下就拉，大山賊鼻子一辣喝了兩口水，如此三四次，大少寨主喝了五六口水。分明金龍是成心灌大少寨主，山賊也明白，喝了幾口水，遂向東面上晃，冒上來一回，向東面晃點。窮樵夫在坡上看看得明白，心中說道：「你湊到邊上，我就拿抓抓你。」金龍在水底向下拉山賊一回，山賊向東岸晃一丈來遠，又拉了六七次，山賊已經快晃到邊上啦，龜背駝龍抓也能夠上啦，樵夫一抖抓，照大山賊象牙冠抓去，抓住了象牙冠，就向岸上拉，拉了好幾次，拉不上來，樵夫納悶：「怎麼山賊在水裡我反拉不上來呢？」此時金龍在水底下，拉大山賊也拉不下啦，二人正在納悶，金龍心中暗說：「我放他出水看看。」金龍這一鬆手，樵夫可就將山賊用抓拉上來啦。拉到了岸上，那大山賊雖然沒死過去，也有點發暈。二人遂將大山賊用飛抓繩子捆好。這是大山賊腰間的飛抓。捆完了山賊，窮樵夫就拾起兵刀，奔山賊就要砸。

金龍說道：「別忙，等一等。」樵夫說道：「為什麼別忙？殺母之仇，哪有不報之理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方才我說的不明白，你聽的糊塗。山賊養的是藍眼的老虎，吃你娘的是紅眼虎，不是大山賊養的那只虎。」樵夫說道：「你怎麼說話繞彎呢？」

金龍說道：「窮哥哥你貴姓啊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娘活著的時候，不叫我說真名實姓，因為受了窮啦。我叫獨霸山東李永泰。」

金龍說道：「你是獨霸山東啊？你為什麼來到此地呢？」那樵夫說道：「一言難盡了。我來到此地找人未遇，與我母親就要了飯啦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找的是哪一位呢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找的是神刀將李剛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李剛是我叔叔，明清八義李四爺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你還真是我的哥哥，從此我就管你招呼窮哥哥了。你跟著我找你叔叔去吧，從此你挨不著餓啦。」樵夫說道：「我衣裳襤褸，如何見人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你穿我的衣裳。」樵夫說道：「你穿什麼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我穿山賊這身。」樵夫遂脫下自己的衣裳，穿上金龍的衣裳。金龍遂與樵夫二人，又扒山賊的衣裳，將山賊的衣服扒下來，金龍完全穿戴齊整，然後將樵夫破衣服給山賊穿上。山賊寒鴨水捆著，也緩過來了，遂破口大罵。金龍撕了一塊破衣服，將山賊嘴給堵住。金龍將杵插於背後，提起金鼎龍頭擗，哈哈大笑，對樵夫說道：「你將山賊扛到聚義廳，就說你將他拿住的，作了你的見面禮。」金龍這叫巧支使大個。樵夫將山賊扛起，二人的零碎俱都收拾好了，遂奔聚義廳而來。金龍說道：「快走。」

他二人正在向前走，來到一片樹林前，只見一道黑影，金龍說道：「窮哥哥，前面有賊人來啦，你將山賊放山溝裡。」

此時黑影已經來到近前，大英雄先聞著一股脂粉味薰人，身臨切近，只聽燕語鶯聲說道：「哥哥你跟鏢行大個戰得怎樣？是你贏了還是輸啦？」金龍一聽直叫哥哥，金龍並不言語。姑娘說道：「我是你妹妹閔秀英，你怎麼不言語呢？」金龍仍不答言，姑娘遂著急道：「哥哥怎麼不言語？你不是天門白玉虎閔德潤嗎？」金龍一聲怪叫道：「我是猛老虎！」姑娘說道：「喲，你將我哥哥害啦，穿上我哥哥的衣服。你快獻出我哥哥，你如不獻出我哥哥，姑娘要你的命。」說著話，一伸手摘下柳葉尖刀，說道：「你獻出我哥哥沒有事。」金龍說道：「金鼎龍頭擗太重，你搪不住，這個降魔寶杵短一點，你怕降魔寶杵不怕？」姑娘一聽，不像人話，姑娘回頭就跑。金龍說道：「還是怕寶杵，金鼎龍頭擗，他看慣啦，故此直向前走。」

你道，姑娘從何而至呢？皆因閔士瓊是一家富紳出身，被闖王逼得佔山為王，帶著家眷佔山。前者二少寨主救秦尤時，回到蕭金台，秦尤並帶著珍珠燈進山，閔士瓊告訴二少寨主：「不准告訴你娘去北京之事。」二少寨主由北京回來，到後寨見了老娘，劉氏夫人遂問道：「你這些日未到後山，你上哪裡去啦？」二少寨主遂答道：「孩兒與朋友行圍打獵去啦。」老夫人聞聽問道：「你父說你有人請去了，你說你打獵去了，你們爺倆說的怎麼兩樣呢？你必須對為娘說了實話，你若不說實話，活活氣死為娘了。」二少寨主乃是孝子，不敢隱瞞，遂將救秦尤之事，並秦尤將萬壽燈獻與蕭金台說了。劉氏夫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這不是你的過處，這都是你父不明大義，縱子行兇。」遂打發人到前寨，將閔老寨主請到後山，夫妻二人對坐吃茶。

劉氏夫人問道：「養不教父之過，教子不嚴，老師之過。你不該縱子行兇，越獄帶盜獄，救出秦尤；秦尤不該夜入皇宮內院，盜出康熙老佛爺萬壽燈，罪上加罪。大清國的王法，可不饒人。」

閔士瓊說道：「你一個婦人家不懂事，秦家叔姪有話，這場官司，秦家叔姪打，絕不叫咱們受牽連。」劉氏夫人說道：「倘若秦家叔姪打了官司，上刑拷問，焉能不將我兒招出？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你婦人家知道什麼？老夫一呼千諾，官兵來了我和他們打仗。老夫聘請八大名山的群雄，何懼之有？」劉氏夫人說道：「難道他就不怕王法嗎？你趕緊將燈獻於當官，贖咱一家之罪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你胡說，我們綠林道玩票，就講究把腦袋不要了，綠林道不坐十年大獄，不算好漢，腦袋掉了碗大的疤痕。現如今我請了八大名山的朋友，現下太忙，沒有事時你還別往外寨叫我。」語畢，站起身形向外就走。劉氏夫人遂罵道：「老該殺的，老不守王法的，這就要家破山亡。」閔士瓊回頭唾了劉氏夫人一口道：「胡說！」劉氏夫人又說道：「不要罵我啦，眼見就要家敗人亡，骨肉分離。」閔士瓊向外走著，罵著劉氏夫人，劉氏夫人啼哭道：「老天殺的，可要到了山破家亡的時候啦。」此時姑娘已經來到屋中，勸道：「老娘不要生氣，氣壞了身體反為不美。」劉氏夫人說道：「姑娘啊，我並不是哭的我自己，我也不是哭的你父親與你大哥；我所哭者，是放心不下你與你兄弟德俊。你父親與你大哥德潤是挨刀的行為，必然要受國家王法，是邪不能侵正，眼看著這座山保不住。你娘舅來了爺兒五個，我已經囑咐了，事急時求他們將你與你兄弟救走，從今後不許管你父親與兄長的事情。你姐弟若能逃出火坑，也好接續閔氏後代香煙。」囑咐了姑娘，遂打發老家人，日日到前廳探聽消息，回後山報告。這日老嘍卒在前寨聚義廳打探一切，知道德潤與金龍比賽輸贏，遂告訴安人。姑娘一聽，放心不下，心中暗道：「前次上了鏢行大個之當，幾乎要了我兄長之命，怎麼又叫我兄長去與鏢行大個去打呢？」姑娘放心不下，到自己屋中收拾好了兵刃暗器，越過後寨子牆向西去，夠奔樹林叢中尋找，找了半天沒有人，遂又來到山口，意欲詢問嘍卒，正趕上前面一個大個，頭戴象牙冠，手拿龍頭擗，金花花的衣裳。姑娘一看，認為是自己兄長，趕緊叫道：「兄長回來啦。你跟鏢行大漢輸了贏了？」金龍一聽，心中明白，這姑娘是以我當了他的兄長啦。金龍遂捂著嘴不言語。閔秀英見金龍不語，遂說道：「哥哥怎麼不言語呢？」金龍這才說話，姑娘一聽不像人話，回頭就跑，正向前跑，又迎見一匹艾葉青鬃豹，馬上端坐老寨主閔士瓊。閔士瓊一看是自己姑娘，將馬勒住，問道：「姑娘來此何為？」姑娘就將誤認兄長之事，與老寨主說了一遍。老寨主點頭道：「無妨，你回後寨吧。」姑娘臉面一紅而去，閔士瓊遂迎了金龍而去。

來到近前，閔士瓊一看，果然是孟金龍穿著大少寨主的衣服，遂向金龍說道：「我與勝老明公說得明白，你與我兒比試，誰也不准傷誰性命。如今你將我兒衣服穿在身上，我兒哪裡去了？為何你將我兒衣服兵刃得來？」金龍答道：「你家少寨主與我比試，我們二人都比累啦，遂坐在山坡上要錢。沒有牌，沒有寶盒，作的是良心寶，我作，他押。頭一寶我作一個三，他押了一個么孤丁，他輸啦；二寶我作了一個四，他押了一個三，他又輸啦。就這樣一寶一寶的，他將衣服兵刃，就都輸給我啦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胡說！你快將我兒獻出，如其不然，你要敢說三聲不獻出人來，老夫要你的狗命。」金龍說道：「老賊，我將你打馬上揪下來，摔你個肉泥爛醬。不獻人！不獻人！你便如何？」閔士瓊叫道：「韓忠，韓孝，韓勇，韓猛，四位賢姪何在？」此時韓家四猛在老寨主左右，齊聲答應。韓忠先夠奔金龍，二人戰了二十來個回合，不是金龍敵手，韓勇見韓忠不是金龍敵手，也躍出來加入戰金龍，韓忠、韓勇仍不是金龍的敵手，韓孝又出來，方要加入戰金龍，金龍喊道：「窮哥哥快出來吧！倆打一個正合適，要三打一個，我可受不了。」

窮樵夫喊道：「兩打一個，我還不願意呢，三打一個，我更不乾啦！」窮樵夫遂亮出一對青銅獨角娃娃，協助金龍。韓孝與窮樵夫戰不到十餘回合，韓猛遂也加入戰樵夫，兩打一個，戰得難解難分。閔士瓊在馬上心中暗想：「孟金龍之勇猛，提起來沒有不懼怕三分的，今又加上這個打柴的樵夫，簡直如虎生翼了。」老寨主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韓家賢姪閃開！」韓孝心中明白，叫道：「韓忠、韓勇閃開金龍！」韓家二猛遂向左右一分，俱各閃開。閔士瓊問金龍道：「你若不獻出我的兒子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金龍說道：「你胡說！我將你抓下馬來，按地裡去！」老寨主專打三十六屍毒藥弩，專破金鍾罩、鐵布衫，金龍不知，仍然玩皮。此時老寨主方要打弩，心中思索：「可惜金龍這樣好漢，乃是萬人之敵，我若將他一弩廢命，真是可惜。唉，大將難免陣前亡。」一飄銀鬚，就要打弩。金龍說道：「你打冰鑽，我要躲是匹夫，你打吧？」老寨主一皺眉，弩方要出手，見西山坡上痰嗽一聲道：「閔老寨主不要下毒手，金龍不要玩皮無知，俺勝英來也。」

列位，勝爺是怎麼來的呢？皆因金龍與大少寨主比武的工夫甚大，未回聚義廳，閔士瓊打發二少寨主，勝爺打發大弟子胡景春，前去打探，來到山坡一看，見朱甘棠在那裡捆著。二少寨主解開綁繩，問道：「朱寨主這是怎麼的啦？」朱甘棠說道：「大腦袋將我捆上，他師徒雙戰大少寨主去了。」胡景春乃是久經事故的人，心中明白，叫道：「朱寨主！不要在此多說，有話請至聚義廳去說吧。」三人來到聚義廳，朱甘棠報告閔士瓊，劍客加入助戰。勝爺說道：「不問可知，朱寨主必然是在山坡助大寨主，戰吾之盟姪。」朱甘棠也知隱瞞不住，遂說了實話。閔士瓊與勝爺俱放心不下，勝爺帶著胡景春，閔士瓊帶著韓家四猛，嘍卒打燈籠引路。閔士瓊方要打弩，勝爺正然趕到，叫道：「閔老寨主勿下毒手，俺勝英來也！」

閔士瓊抬頭一看，勝爺白髮蒼蒼，銀鬚亂飄，走下山坡，叫道：「金龍後退！」金龍喊叫：「窮哥哥，別打啦！三大爺來啦。」無奈韓孝、韓猛二人，仍然圍著窮漢痛打。勝爺叫道：「閔老寨主！還不將他們攔住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韓孝、韓猛還不住手？」韓孝、韓猛這才罷戰。窮漢一見勝三爺，跪倒身形，痛哭道：「三大爺，苦死小姪男了。」勝爺心中一怔，說道：「壯士何人也？」窮漢答道：「我乃山東歷城李家崗人氏，姓李名永泰的便是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原來是賢姪。你怎麼流落到此？」永泰就將老母被虎傷身而死，自己遭遇，說了一遍。

語畢，大哭不止。勝爺道：「賢姪不要悲傷，愚伯父自有辦法，叫你盡人子之道。」閔士瓊向勝爺道：「方才說得明白，我兒不准傷金龍，金龍不准傷害我兒。現在吾兒閔德潤哪裡去了？」

勝爺答道：「待我問來。」勝爺遂叫道：「金龍！你與閔大少寨主比試，閔大少寨主哪裡去了？」金龍說道：「要了飯啦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不要取笑，在哪裡呢？快說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在那邊山溝裡呢。」嘍卒打著燈籠，跟隨金龍來到山溝，勝爺一看閔德潤一身破衣服，真跟要飯的一樣。嘍卒們也不敢樂出來，全都捂著嘴，將大少寨主綁繩解開，掏出口內的東西，閔德潤羞愧難當，一句話沒說，站起身軀，向後山逃跑去了。勝爺說道：「老寨主，他三人兵刃的份量，砸山崩，砸地地裂，幸而俱都無恙，真是萬幸。這身衣服求老寨主勿要追求啦，金龍的衣服已經給我窮姪子穿上啦。」閔士瓊滿面通紅，無言答對。

勝爺又叫道：「閔老寨主！有什麼話咱們聚義廳再說吧。」嘍卒拉著馬，閔士瓊背後四猛，勝爺背後金龍與李永泰，來到聚義廳，李永泰叔姪見面，李四爺細問底裡，李永泰細說後山之事，說話之間，叔姪不覺淚如雨下，眾人俱都勸解。勝三爺做綿長德性之事，如春日之草，雖不見長，日有所增；賊人閔士瓊竊盜強梁，雖不即死，日有所損。五路薰香計，費盡心思，被劍客一語道破；摔跤韓猛受傷；探寒泉勝爺不但不被害，還收了左膀右臂的葉承龍，韓秀反被麟所傷；山坡下比武，暗中埋伏，本欲害人，反弄得畫虎不成，山賊父子人前受辱。

閒言拋開，單說兩造吃茶吃飯，酒飯已畢，大眾各自休息。

劍客與胡景春黑夜才回來，吃喝已畢，也休息了。第二日早晨，六月三十日，大眾淨等盜燈之事，就聽噔噔腳步響，大少寨主由角門進來，站在老寨主身旁，大發雷霆。眾英雄觀看，大少寨主頭戴寶藍色六楞袖口壯帽，身披墨灰大氅，絳紫短靠，皮挺帶紮腰，足登薄底青緞子靴子。老寨主問道：「孺子，何以怒氣不息？」金龍在東廊下將龍頭擗一晃，向山賊說道：「看看兵刃，又到在咱手裡啦，象牙冠我也戴著呢。」大少寨主對閔士瓊說道：「孩兒衣服不要啦，叫他將擗還回，孩兒要鬥鬥鏢行眾人。」老寨主也是不知恥，對勝爺道：「衣服我們不要啦，仍請將擗還回。」勝爺抱腕當胸道：「謝過老寨主。」又叫道：「金龍，將擗給人家！」金龍捨不得給人家，也不答應。

孟二俠說道：「金龍，快將兵刃給人家。衣服送給你啦，這就是面子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，這回我給了，再搶過來，要再托人跟我要，就是我的孫子！」金龍是劍客的子弟，身大，命大，造化大；閔德潤是賊的兒子，命小，注定餐刃之命，早晚此兵刃，仍然落到金龍之手。金龍萬不得已，將擗扔在就地。大少寨主甩大氅，勒英雄帶，一聲吶喊道：「兩打一個，不算英雄。當著十四省英雄之面，講究單打獨鬥，不論哪位。」李永泰、金龍二人並肩而立，賈明說道：「兩個大個，別裝聽不見，人家那叫陣呢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，你別損，他那龍頭擗尺寸長，我的杵短，一人不准贏得了他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李永泰呢？」李永泰說道：「他比我力大，不准贏了他。」此時閔德潤又說道：「不論俠劍客，單打獨鬥，我必領教。」勝爺回頭問鏢行之人：「哪位會斗大少寨主？」